

尊聞居士集

尊聞居士集卷四

瑞金羅有高著

書牘

與法鏡野先生書

春明別後瞻眷明德懷永不忘去歲莫冬自粵東旋里手教下頒奉讀鬯然四千里外如侍講席而被春風矣春殊取義測見事春殊聞已脫艸山川閒之未獲親承指授頗用爲悵然循復二敍破經師之陋發先聖昔賢之蘊使後世學者卽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微顯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至亏雕鑿藻繪虛飾輪轅愈無譏焉善學者苟昇先生之緒言而講貫之可已知所致力矣雖然本末先

後之敘亦有不可彊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鹵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杜子學易學易之本杜子謹彛倫慎言行內之亏禮人之彛倫言行壹亏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岐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固固持堯舜孔孟之道考國事倥偬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呂易之也道不可呂二故也孟子曰不呂舜之所呂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呂堯之所呂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卽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彊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

嘗一日昇施弓行事是弓卒成爲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
弓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弓南宋南北交訐
之日其揆一也先生荅懷慶書謂南宋儒先不識時宜持方
枘而內圓鑿乎夫所云時宜者大權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
服色異器械殊徽號昇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
盡利既竭聰明焉至弓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則無所謂時
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諍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昇而
不斤斤也先生其軌忘之懷庭云以吾道益孤每過虎坊橋
輒有腹痛之感近公復解組其出處令人敬慕去先生之居
未遠可弓徃復尊著繕寫成務令朋好盡意斟酌歸弓至善
勿畱遺憾爲禱有高近來漸爲衣食之累所困向者請益之

事恐成虛語慙負知己言不能罄伏唯先生耄期不亂神明
日彊卒少節損頤養天祿充究盛業無任馳慕依切之至

與汪大紳

此番出來蒙吾兄提撕痛切昇大發其慙愧心寸衷感何非
言所罄唯有真實反求不自背正念矢呂終身庶幾不至孤
負良朋婆心婆舌不至厯刼顛倒浮沈苦海乎然愚者結胸
慙慙亦有願進亏兄者卒亟聽焉昔列御寇食亏十餐而五
餐先饋自驚呂爲內誠不解形謀成光呂外鎮人心使人輕
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告之伯昏瞽人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瞽
人北面而大戟杖蹙之乎顛大有聞不言而出賓者呂告列

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蓀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游者，又莫汝若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覩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敖游。況若不繫之舟，虛而敖游者也。此一說也。昔者至聖謂子路曰：江出乎岷山，其始出也，其原可涓，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唯下流水多邪？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可諫汝矣！此一說也。昔者長梧封人問乎子罕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威裂。昔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威裂之，其實亦威

裂而報予予來幸變齊溪其耕而執耰之其禾繁呂滋子終
季狀飡莊子曰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
呂扶吾形旋擢吾性此一說也是故欲惡之孽不可不芟驕
泰之萌不可不鋤形謀成光不可不闕此有高所慙慙欲進
亏吾兄者不知有當焉否也吾兄儋何朱子發心作大乘外
護殊勝願王非吾兄孰克之然前日敬觀讀易私記亏諸聖
結頂處尙介疑侶銷文配經處亦欠條理次第杜征南云或
先經呂起事或後經呂終義或依經呂便體或錯舉呂合異
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是雖專爲春秋一經言之寔說諸經
之大法也詁訓義學根本不容一例埽絕詁訓者故訓也古
調也東漢呂來其學漸微學者好改易舊文優其私說呂利

進趨至明而蕩然矣六書又爲詁訓梠本形體破壞則訓說
游逸故攷文爲三重之一而周禮保章氏敎國子必先之曰
六書也朱子高據上達要津而能降心敬重漢儒急就凡將
亦孜孜精校不肯放過

嘗見金仁山臨
朱子急就校本

所曰經師人師合爲一身

而非諸儒所能望也大抵說經當知有理實有事實理實者
千聖結頂處事實者一切無量滯土一切剝一切塵一切無
量鑿別法吾兄亏理實亦旣概乎有聞矣再亏一文一義一
切無量鑿別法一一不肯放過一一不肯混濫無融通亏末
流而窮溯其本故所證之果定當又別此亦宿所懸懸欲進
之吾兄者不知其有當焉否也昨吾兄評周安士傳有欲界
天及我聞有命之語末後轉之一言吐露本指然竊不設謂

然。是惟清健丈夫。杜欲行禪心。心不住耳。是無待于轉而蓮
華莊嚴魔宮。卽極樂衆生。見行無明。隨處住著。金口叨叨。絮
絮。勸令舍離。懺然耽樂之。從何人能轉。吾兄已能轉。欲界天
爲蓮華淨土。否卽能之。而菩薩自證實際。匪容輕洩。教人必
用權法。多方淘汰。令其信相純淨。後發之未晚。如其未然。赴
召自己紅絲未斷。牽扯大乘落薩。所證作一線紅絲護身符
其可哉。有高亦紅絲未斷者。曰此常懷愧惡。誓願斷之不設
護持也。竊願吾兄爲楞嚴斷婬首戒。楞伽斷肉兩大因緣。作
金湯外護。慎無還屈。慎無雜入。隨喜世相。心不勝大願。雖五
蘊清淨。住無所住。諸相如幻。而願吾兄莊嚴色身。外見威儀
雖非同學。而願吾兄無諸恙礙。雖諸倫類蒙癡蓋障。而願吾

兄不生煩惱不生輕薄曲意扶持軟語教牖雖惡知識多諸
違諍不任正語而願吾兄慈力平等普施折服雖大法雨不
擇松柳而願吾兄辦衆生相原無目大海內亏牛跡此又結
胸慙慙願進亏兄者不知其有當焉否也承賜聯語云五蘊
皆空萬行具足此易禮圓光也有高縱頑鈍設不自竭亦願
吾兄允蹈之也吾師大導師此別後會未期遂不禁言之而
盡伏唯吾兄裁其不中幸甚幸甚

與馮君弼

前亏蒲團中昇奉手教知體氣偶有所苦想久平復矣心語
沈惻念之慨然大兄相性清涼入熱鬧中受一番鍛鍊不爲
無益慎勿盡佗兩極也夏中讀藝嚴又昇讀六度經仰見佛

佛祖祖無不歷試諸難并代一切衆生受無量苦毒悲願愈
大慈力愈堅雖非初發心菩薩所能忍受然大兄雄猛丈夫
發心學道豈甘以小乘自居事在勉強而已矣況是非利害
視吾定力有必不容趨避者眼前龜鑑灼然賢者未必不受
福不賢者未必不罹禍至亏一是之理則亘萬世窮四海挺
挺浩浩未嘗動搖惟有堅持正念出已餘氣處已平心上求
無負君恩無負世德下求無負大兄柳樹井老屋中忍饑受
餓時之所講求者則所被亏寧紹台者即可爲將來大用風
采它日卻省力也衙中清閒禮誦佛典空刻定常課信向專
一漸入無畏法門則事事通圓絕諸罣礙勤而行之自獲大
益諸唯爲吏士珍重

與馮焯山

札來適杜修念佛三昧讀之歡喜喜者喜吾兄亏病惱中能
益耽清淨法門病魔卽當逃遁獲大利益也古德修行多從
患難疾苦中證不退轉地卽力量稍弱者亦徃徃于此發大
心生淨信吾兄既有此妙因矣從此念念相續不使污染不
使當外境違順時有所撓屈便是一尊羅漢矣雖然法弱習
彊輪回只杜開眼合眼舉足下足時不到一絲不挂安住正
位時宿習牽引不能自主輪王墜落卽爲牛領中蟲可不畏
哉故吾儕初心學人先宜深信因果次宜信樂大乘深信因
果則五戒不容不持信樂大乘則不宜呂福田利益人天之
果及聲聞小果自盡務求不退轉地求不退轉地無如念阿

彌陀佛名號功德殊勝證果速而無難險果其發心念阿彌陀佛宜奉十疑論淨土或問爲大導師再詳攷云雲植法彙奉蓮池尊者爲受業師平日目見耳聞凡有關于淨土之書深樂信受如法修行不厭不粗便入一行三昧吾兄果能如是而不往生淨土者有高當侈拔舌地獄今日寫此書當昇世世斷臂報嗚呼朋友中如吾兄者稀矣別後想念殊不可耐此番道出杭州本欲迂道至寧波與吾兄偕數日談以天氣將寒家先生盼望且益切溯富春而南矣瞻望海雲惆悵曷極願吾兄勇往絕諸疑慮縣縣密密造亏精微則海肉天涯同一室也

奉朱梅崖先主書

徃者有高舉亏寧化先生所望見顏色蒙先生不我鄙夷接
呂溫容被之已訓辭融融然若幽谷之俊春陽也栩栩然若
大癡之亡蘇坦坦然若顛頓崎嶇者之達廣路也歸而讀古
人書默而尋其安去流變徃復之情皆與先生論說之旨適
相啗入視聽心知昭煥一新如初昇之亏天然者則充然而
自喜而又不禁悄然已悲也念吾之視聽心知其全而體之
既舊矣童而誦書其生既二十有七季矣其服習亏古人亦
庶幾其然且詳矣自己爲能視而不知其眇自己爲能聽而
不知其聾自己爲能慮而不知其頑昧而蔽亏一隅使吾不
昇見亏先生吾且終吾身自明自聰自賢其愚罔綴拾鈴說
繼增其業苟博當世虛譽卽傲然居之不疑已矣因是而又

悲其不昇早自牽亏先生也雖然有高則旣昇見亏先生矣而先生之誨而進之也不可謂不周呂盡矣其怠亏學而疎亏藝奪亏嗜欲而傾枝其神明習軌近趨同其取舍歆鹽乎勢利之場呂自耗其一逝不回之歲月譬彼楊舟載沈載浮距曩者奉教之時蓋又十有二季反躬自思其去咻咻而嘆鄉鄉而飽者無呂大遠也其校未昇見亏先生之時雖自頗能達其耳目計慮之才而復分亏前所云云之患漸焉而未涖微積焉而不續一出焉一入焉而無悔由亏雜博焉而昧其條貫也竊又自悲其卒無與亏先生之道矣乎其欲化道而集福焉由乎邵子有言學莫便乎近其人自分受氣涼薄終不能孑植自咥遂往居京師鬱鬱無與語偶從默堂先輩

昇先生文集服之數月其文若遽進甚毋爲文必隱擬先生之性情色笑而規矩之由是亏先生爲文之指亦似粗有昇者而親炙之誠因之而益切而究不設具尺一之書貢其不腆之意已繼請教誨者實自慙其未有才而撫浮說游辭煩長者聽覽爲臯愈甚也今冬自京師歸迂道過絜非訪先生起居云杜鰲峯去先生之居百餘里仰老成之杜望感流季之如駛卽遂無暇自顧其慙而具白其荒落之狀知大君子之不忍笑視之而必且深痛極憫而申教之也謹錄上新舊文字十數篇並乞餘閒賜之繩削俾昇奉爲持擇之準不勝大願有高近頗有志治經頗竺信漢人訓故之學及許叔重說文已爲昇古保氏遺意又最信樂佛乘欲窮其書固知非

力所任不免田甫田之譏然不設自隱而不聞亏長者也面
奉几杖未知何時貴鄉先後輩諸公結勞久矣握管神馳有
懷不盡伏唯先生順時頤養爲道自愛不勝依慕祈祝之至

荅魯絜非

前月敝宗人傳至三札大悵眈蒙專使送致各種書緣善錄
四部瘟疫論四部餘別札石刻摹本俱如數收到自春至夏
校周官一編賈疏則無暇詳讀矣工夫忙輟不免爲俗務所
勝先祖系下男女百餘人時是非叢譌苦心調解終不能帖
然所奉長幼大小念其無他腸每承曲聽之棍子總因患貧
寡計較財粟目哀哉有高觀人人之情使有高有千金萬石
粟不特同祖之支可已安餘卽敝族亦可漸爲仁里其心固

欲放做大兄所爲作募化頭陀而無門可告迺然熱中而已
往時請方長老行保甲法二季而鼠竊屏息及後主者情乃
爲一無賴酒人所敗賭禁悉開牛賊公行里中可惱可痛事
日生發有高欲再復之而祭產又日索蓋非官護之不能成
也唯時游邨壠與族閒兄弟論遷善改過事誦言感應之理
親戚朋友有見顧者亦然手鈔了凡先生傳凡數本竟有數
君實實感動者一爲表兄鍾京初名聲振一爲舊交劉心芻
名朝獻鍾夙持功過格自律甚嚴劉謙謹好學問皆內行完
好孝弟忠信人也一爲族兄若水名濂一爲族弟若勉名有
爲皆信奉確謹能保其不毀怠者如此而已矣山妻卽勸不
轉今季頗知誦大悲咒亦祇以福畀起見福畀又看畀不真

切頑然由石無可如何也小兒子益恣野朴之不變大兄謂
有高其有樂亏此乎無樂亏此乎入夏來家君豐健倍嘗滯
功少衰耳邇校儀禮弟姪輩請校爾雅遂輟儀禮爲點勘一
過正出注疏繆誤數十事惜任領從相去遠不及求正之也
里中瘧疾時有之昨日甲子雨家君言瘧甲子雨人民多灾
去所賜達原飲等方已散布今又昇清平丸方瘟疫論多部
此方之民庶幾可無虞矣此俱大兄與愷老善力之所廣及
者讚歎不已前寄文三篇讀之嗟然莫逆亏心種蘭說願與
大兄共銘之朱梅崖先生教語極中要害總由學不足養氣
之工不純欲求自然越不自然耳何如門下諸賢鵲起召大
兄之善開牖裁成之皆偉器也愚意謂宜令各治一經召古

注疏爲主每日輪值一人爲都講講完佗經解一首而大兄
裁斷之五季可完九經注疏則下及宋元經解而兼治四史
呂之爲制義當更有一把柄不知可呂行否讀周官頗見古人
所呂能簡易近民之故後儒疑然未浚者只呂爲太詳密耳
其實不詳密不能簡易也所看注本多無若鄭公昇大意雖
時舉漢法况周制頗覺不洽而精卓之訓遠有淵原不可誣
也恨今季又無濠靜之功昇者并無暇用筆疏記旋復失之
也望溪本屬孟浪乃欲與鄭公佗對真不知自量者百舍姪
寅谷今亦發憤治禮記注疏甚耐性志爲古人拙鈍之學
明訓詁通章句字櫛句梳不肖苟且放過甚可喜也自夏至
秋連昇潮陽李明府五札官况艱難而刻書之興不淺去年

昇惠定宇九經古義左傳補注補注爲戴氏校本至九經則
謬舛甚多必欲弟至彼校而刊之又昇楊仲良北宋通鑑紀
事本末卷帙重大欲弟校而存之呂侯有力者七月有專鑿
來迎情義同重不昇不行有來教不必寄蘇州有來札亦存
尊處弟歸里再寄可矣

與曾應龍書

有高初至中田登樂廬之堂因昇諷誦足下壽致堂先生之
文流連傾倒欲昇握手淡言已爲快旣諧良晤益慰向往悵
分袂勿勿末由罄竭知足下同此悵結也夫文之爲術原亏
人人各足之心規矩萬形權衡萬變理莫備焉文莫加焉是
智愚賢不肖之所同稟也是羽毛鱗介諸動與夫鸞寶之植

之所已竝生而竝育者也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斯之謂
與人有專能故至文之實擅之唯人然而獨則文不可見也
別已類而有倫論其倫而文著倫類際情偽穀而後文有當
不當不當而吉凶生焉人由亏吉凶之涂不知治獨自安定
循環欣歆趨避之末流積已成習遂無已保其獨而協夫人
心之同其出之諄而文理不孫是故古之君子孳孳然治獨
已自光不使稍虧蔽亏情欲之感早惕夜思續光不廢而其
接亏倫也又慎焉是已其亏辭也難易不同而同足已爲教
傳之數千餘季而未之有竝焉者此也周秦之間道術旣舛
駁焉然各白其心之所通不飾亏外已道其所罔申其所通
已盡其才雖其擇術之不仁者而其辭猶足耀亏久遠而不

傲至亏後世炫虛美溺華說其服仁義不竺附孔孟爲大彌
縫爲醇欲呂震撼學者之心呂弼舉其業而其不周不貫偏
淫雜昧鄙固之誠不可蓋也莊安云小夫之智不離刀錐之
末傲精神乎蹇淺豈不惜哉晉者有高蓋嘗昧然而果入其
中矣其後紬繹乎先聖之遺言反覆亏竝世賢師友之論說
婁躋婁奮而後知悔之不能聽命復牽沮亏兒女衣食升沈
之私營擾而不波季已四十畜德居業兩端尚茫茫而無所
據向之所營竟亦不濟亏困困且滋甚今真知悔矣雖遲莫
猶欲壹力自治呂完其無待亏外而充然內足之心且思誦
法詩書而爲執術不仁者所鄙笑故嘗慕君子自昇之悵而
不股呂膚末輕布之亏文而不知其後之果能達其志焉否

也足下率力正盛有邁俗之才竊深望足下之無兒詡借之而致其誠呂相扶或庶幾其有也也是呂殷具道其所存惟足下切礪進之無孫避焉天寒諸唯自攝不備

與彭允初

春初亏關中尋手教發端引古德偈大善如空印空猶未足爲比也二月中旬亏無意之間識尋自己乃能信受高昱師一向權巧方便之力不覺身毛盡豎涕流不禁老宿散譌公案方知實實各有分位各有下落一切滾經平日觀之如鐵壁鉅山如火聚不可近傍者依本分起照皆了原由聞聲見色通身輕慢平日喫苦喫累尙不能如意安詳頓覺省力乃知高昱師智慧功德超過一切耳目所及鮮矣其人吾兄

與此不遙不可錯過也所爲高显師惜者不應出世爲人若
早早向萬仞峯煨折腳鐺足亏一生高證大果南岳滯迹鐵
輪智者僅登五品輕亏爲人可爲潑戒弟今者頂髮半斑初
始昇箇修行路徑稟稟危懸實恐墜落遂發大誓願自此長
往欲報父母恩唯此一事實外此總屬門外之達豪無利益
不惟弟遭逢不卒無回返勢即使上穌下順亦不如蘭若安
居讀誦大乘經典蒲團隨身唯心直進之爲昇計也往時游
移不沒總不曾看昇親切今日惟恨其遲萬牛莫挽矣豈世
閒一切毀譽所能動乎二十五日離高显而南天台鴈宕之
閒隨緣結茅誓終此生去歲初離溪源重恩愛乃如生牛割皮
可謂不善用其痛者矣苟不辨如來轉物之能而妄謂隨類

現形化度衆生者大誑語耳察其想元不過巧爲食色保護
不直一笑也從此長別勉旃勉旃

與彭允初二

海樗師去勿勿附札未能備具弟有微志託渠口盡非紙墨
所達伏冀千萬留意福緣湊巧定當合并非人力所與也奉
化煩惱自是其力未充習氣未滯不可已成敗論英雄疑我
亏高显參處未的它時相處久自當信服即弟亏無量壽經
起信論附注之語實是從上老古錐合鐵處若透不過不妨
提起致疑如論所引色體二字萬萬不可輕易看過入鼻此
一關則一切教與一切公案葛藤都有下落方有工夫不然
起照既是頭上安頭忘照便被陰魔拘著正所謂覺觀煙熏

無自由分如云道杜反求是矣如云要尋覺觀時時現前則
侶是而非此等落索不必滯泥何旨故總是奴兒婢子充景
門頭上事可再將古德銅牆鐵壁公案敲嚼去然今既一心
靜土密密縣縣不動不退深觀大乘經典用心日精日細刻
刻反求明白昇非反求非不反求方有實地若坐定反求亦
無自由分第去季嘗爲人作念珠詩自謂頗昇靜土消息其
詞曰譬如佩蘭人非蘭作蘭臭水流清靜心二六時中殷南
無阿彌陀一珠一行呪水流十字貫徹三教貫徹持誦參學
一切法門書旨請正必如此反求方有頭腦不然總屬儻侗
耳海樗師有志有識但尙粗疎又色力擔怕不能樹起脊梁
做工夫望切研究之渠甚如好歹也

與彭九初三

來書云此處少有信入又云但未昇廓然苦無受用處則所謂信入者不過弄精魂而已焉昇謂之信乎焉昇謂之入乎復恐明眼人指出瘡疤又隨手掩護云雖然受用不受用亦是兩頭語便將一句彌陀做了抵箭牌此病痛不是小小可謂虛度時光矣文殊推倒潮土其語云諸行是無常念性元生感因果今殊感云何獲圓通此正是爲修潮土人啗後金椎透過此關方能信受都攝六根潮念相繼八字慎勿倒安鼻孔也下又云設有一法過于彌陀我亦說如癡幻泡景此又誤矣法法不相到法法不相過法法無上法法平等諸聖隨機抑揚不過曲爲當時全不可作實法會取彌陀全體寢

幻蓮界全體泡景如此信去念佛當又省力耳如此之謂慕
直念不然曲之又曲矣凡道揚淨土既有無量壽經論愚意
似當刻寶積經般若會首之再刻淨土十疑論淨土或問畧
疏其句讀共爲一函足矣不必多辭說廷令人生穿鑿心念
上不尋力兄自此便可索置筆硯打并精神歸到一念老實
修淨土作蓮宗一箇沒量大漢是所望也自後文字之役只
可隨緣工與不工真沒分毫緊要時不待人貶貶便不知下
落業力彊念力弱安知不拖人入驢胎馬腹去無量壽經論
敘呈上希與愛廬同覈論之七十二峯閒豈無位置小生之
處且諸公爲我友而不能成我出世之緣吾命之窮巧是爲
極祈方今冬示我一好音明奉正月將入泅矣

與彭允初四

正月二十日晚出澗二十四日達普陀亏大澗中明昇壽禪
師宗鏡二字之旨豁然不起纖豪疑惑偶昇句云青浮山幾
點紫納澗一勺舉侶四兄須是徹底信去瞋目動定便又作
道理解會去則可惜矣并已貺愛廬香巖兩公不知能當下
薦昇否此事虛知解入不昇親證後真後活也每日持大悲
咒昇句云風刀斫春蕪雷霆轉秋壑到此處真正要覓絲豪
妄想做葯亦不可昇覓真如如芥子許求續命梘亦不可昇
滿胸中只求此一著子供養三位老同參上報佛恩無奈
滯畱東澗不逢知香知真人終日口喃喃終竟不曉漸欲癡
顛矣前札所云方便假託須辨昇真切此處方可放行期已

二月中爲率切屬切屬

與汪大紳

去歲辱書甚樂及反覆書辭復令悲酸積生怠惰自放亏福
慧二事不能剗心實辦致果報若此其設誰怨乎今雖數遭
大創而尙不能沒裂精進爲不顧身命之男子其驚下不堪
可概見矣大兄猶期勉已大人志士之行大兄之悲願鴻慈
不忍天下有棄物之情何其淡且竺也心佛與衆生是三無
差別淨土與歲土是二同空宗世出世間豈有二理然必已
盡其事已除諸漏已淨諸惑因滿果圓者方能身顯斯理隨
類游戲無礙耳人間一切清濁諸業杜果未圓者總屬還緣
善星遭女色而淪阿鼻鷲子遭乞眼而退大果南岳厓證鐵

輪天台止登五品它可知矣故佛制蘭若安居遠離囂諍宗
靜息惟爲辦道正軌楞伽云養道一節言之重覆是已我佛
如來必示現出家示現習定此通天下之志之至切至切者
特正眼未開者不可惘然一例作當家泥土地守尸鬼子也
久不瞻望顏色亏香聞集中時讀大兄文英姿颯爽道相屈
動居然曼倩風流只是小小一點關捩子東撞西撞可惜終
不會識昇如何如何

與汪大紳二

住處甚尋近功專巨諷法華爲業讀至藥王本事品妙音菩
薩品益自信平日解易解中庸都非杜撰佛佛聖聖出沒隱
顯一脈相承不可思議只因門庭不同曲徂一切方便度苦

衆生所已遂換卻時人眼睛目因此發願諷萬部求證法華
三昧願生生世世爲一切有情敷衍其義令普昇是三昧持
咒持佛號照前已此故不設請觀大兄易老注恐精神不能
分及經軌後則可兼治儒書當繼今已請耳知歸兄一切動
靜終望直言無隱然尤杜大兄一切身體力行不爲眼前戲
具所動轉所籠罩則吾儕小兄弟俱有所畏憚而勉勇自奮
大兄功德莫大焉切望衆察不一

與彭允初

佳處亏野性極稱同住老僧亦本色可人正已癡樸爲佳耳
感念吾兄暨諸公成就大恩無可報稱但求本分精進十二
時中不放空不貪清淨安逸庶幾乎前論儉德二字卒時時

存之有爲功德現成者隨緣住持亦不可分教著相但不宜
此外再造恐精神不周反累本分且衣錦褰衣裳錦褰裳詩
人飽乞憂患稱情發爲至言不可不淡長息也日用閒事專
一卷演經一聲佛號曰悟爲則可曰事親可曰養生可曰盡
孝一切方內方外酬接不如減省逢有信心真實好友舉吾
所明而切礪之不勢道吾所不明不勢不信者與夫信心未
真實者而勢聒之二祖云一槿平懷泯然自盡有僧禮佛趙
州杖擊之僧云亦是好事趙州云好事不如無願吾兄淡味
斯言也

與彭允初二

住後諷蓮華經漸覺通利日三卷四卷不甚喫力下午則披

尋智者大師元義沾溉良多今者乃確知孔孟二聖鼻孔擦
天全從大慈悲海流出種智切實爲人點透衣珠只可惜從
來講家分河飲水界畫妙明未曉東鹵二土聖賢本相大願
耳乃知季來默背六經別出證解總承二土聖賢恩光暗護
冥權加被也但目下向晚魔魔忽彊不能敵退如何如何望
四兄施我金錫刮我癡翳爲禱

與彭允初三

使者至奉到所寄經典香茗如帖收昇慙感無任文一卷謹
點注竟近文進境甚勇真一日千里也甚慰居士傳昇細校
之爲佳不設艸艸何已故關系慧命故方公文存案頭當爲
吾兄私別白之若欲引導初機杞大者自當教令窮究三代

古經實實須從六書訓詁名物象數中入一一穩密再與點透本原令從文字般若顯發觀照般若達實相般若如此達去不碍暗證之病則一一文字皆觀照智一一文字皆實相智若相器近局而喜文字須與選定王介甫曾子固歸震川王遵巖四氏文令見潭古懺怕廉削之趣必令亏九經中專治一經治經必要先通訓詁治注疏必先從說文爾雅起相爾雅無善本今注疏本正文錯繆極多不點校不可教人也十三經先治者三禮春秋左氏傳毛詩諸經理事至博周一代典章人物備矣易道深遠且緩之尙書正譌相雜又且緩之弟毋竊恨聞訓詁之學遲未窮原底時用自傷徃者嘗欲采集舊史及近代名人論著中忠孝節烈事蹟彙爲倫書憂

惠流離未能蔽也一切志願都付來世矣老兄多生修持感
昇眷屬莊嚴而婁世多食儒門福祐豈可不思隨緣報答報
答若何與真志儒門者贊歎儒業開目真實入路則真報答
矣萬行總歸靜土萬品總入法華萬善總流淨藏莊嚴海但
萬種根性不同各有時節因緣方昇昇機赴節不可一例躡
攝也諸唯自玉不備

與彭允初四

前札偶因四兄論方朱文而及小學蓋成周教法本如是也
攷之周官次弟炳然卽兩漢時尙存端緒故云學僅諷籀書
九千字乃昇爲史吏民上書字不正輒舉劾猶有同文之一
重焉而竊羨喟方朱二君曰兼人之才而不曉致力于此也

昌黎生平昇手舉世目爲杜答李翊一書固也然其實實用
功處昌黎嘗自言之而人乃忽而不察曰沈潛乎訓詁反復
乎句讀此昌黎所目拔出諸家也歐陽永叔目訓詁爲酸餽
此其讀書粗處弓文字根本未之昇也故劉原甫目不讀書
規之然四兄則不可弓此畧生貪戀杜世涂中不能不假文
字應酬故欲四兄知其生起本由若欲洞其原底則此時爲
日已遲而學道之精神紛而不凝矣智者大師有言未昇無
生忍而修世智辨聰種種分別皆是瓦礫艸木非眞寶珠若
能停住水則激清下觀琉璃安徐取寶能知世閒生滅法相
種種行類何物不知目一切種種智知目佛眼見欲行大道不
應從彼小徑中學又云未昇聖道不昇修通不肖悵聞斯言

晚不早屏跡窮山一意止觀耳住處閣上熱甚只清晨諷經
矣早飯後書經看摩訶止觀校訂文字一兩篇殊涼刻定經
一卷此外一意禪觀矣近功何如伏望示知不一

與彭允初五

先後昇教札二紙閱之忻然後札所論八言者甚美此是第
季來電勉行履處但念骨相多屯恐別邁違緣已憂吾兄是
日有色斯舉矣之志今已彼此相習無諸罣礙不復萌去心
耳佳葉三首有隨境打發灑灑落落之趣然欲入古人堂奧
總尋大難大礙一番乃有實地與參禪念佛一樣道理參禪
怕光滑滑的禪念佛不可光滑滑的念要慢活要受用不耐
苦若磨棘只從知解光景過綽過終不結果古德云萬里無

片雲青天也須喫棒又云死水不藏龍僧問雲門一念不生
時如何雲門云須彌山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趙州
云放下著亏此等提撕知鼻下落便識弟近日用心處卽吾
兄念佛亦有長進左側無可開口商量者不免向兄絮叨叨
也五六七八四箇月簸蕩悲惱海中眠魔又彊生巴巴只是
敲定正念不耐見俗客一見便怒真無可奈何亦只生巴巴
敲定正念到今九月來不覺剎那頃鼻箇虚空落地消息始
能實實覩破曠大劫來恩愛顛倒兩肩輕伎異常此卻是轉
經之力讀論之力參情不放之力從此正好用功正參矣弟
被單已封十餘日困時榻上畧打頓便警衆日閒精神愈覺
清爽破寺蕭條偶與竺病老僧語百季雲煙倩小沙彌擇火

換水此種風味杜俗中眷屬嘈雜時何日殷尋今朝散向四兄及愛廬大兄道出不見是而無悶六字目前不免爲毀譽所轉也

與大紳論居士傳評語

傳第一評云凡夫迷妄失本發其覺性須日靜定爲本失本與爲本二本較然經言日不生滅心爲本修因凡夫迷不生滅心全成生滅須是教它識自不生滅心爲本妄無自性爲智覺言下須令它透本光知過知非不必澄定久待水清然後珠現也言下發明後再令依止觀明漚工夫剷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六度萬行一切雲興隨其種種法門無量亦不專靜定也禪定波羅密卽非禪定波羅密是名禪定波

羅密云何靜定昇爲本而須旨之哉且經唯言種種妙行種種妙觀種種熏修能發深定能圓滿覺性非靜定能發覺也故善現尊者乃發菩提心問降伏住非旨降伏住爲本發菩提心也故曰實無有法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靜定發昇覺性何旨鹵天外道入定八萬劫不免轉入諸道初禪旨至四禪四空天無想非非想一切皆昇深妙禪樂何旨不發覺性尙煩如來種種呵斥種種淘汰乎又云欲歸澄定須依理界是則理界又是靜定之本矣理界二字未識所出若摘四法界謂理法界爲理界此則萬萬不可何也離事法界無理法界無事事無礙法界無事理無礙法界乃四法界中單拈出一理法界已無可

依何況縣空撰出一理界乎只三行中曰靜定曰沈曰澄定
曰住住則靜定字面一色而理全不上串扯拽支離
離甚矣夫理界之爲障也如此下語添讀者許多繩索故應
刊去

傳第六評語引朱子云一念竦然心便杜這裏了程子云只
要將已放之心收入腔子裏此二則論求放心終非了義楞
嚴經云諸修行人不能昇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
及諸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
習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
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靜體則汝今者識精元
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

自覺程入諸趣孟子求放心語恰好與經互相發明若要人
噴醒去何不引初祖二祖安心公案又石頭語大顛云元來
有心無心盡同謗何等精密何等分曉又腔子二字至今疑
著若謂入五蘊色身爲腔子則何堪乎寧不令宗門齒冷若
謂無定指何不誦恩不出其位爲現成也

傳弟四十評語論換卻凡心及引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一則
雖是方便曲爲小棍然易令小棍起執若依楞伽料簡有四
陽陽斷陽常陽無因陽異因又謗實相謗衆生違背大乘大
不可也千佛萬佛廣說一切修多羅喫緊喫緊總要教人斷
疑生信信者信凡心卽佛心信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不起二
見不起同見方是起修正因此土上古聖賢苦心苦口只說

性相近也堯舜與人同耳聖人先昇我心之所同然百人心道心是僞尙書如是說孔孟不如是說也形色天性也萬古先明智證十方世界微塵佛出廣長舌讚歎斯語證明斯語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萬古平廣津梁十方世界微塵佛出廣長舌讚歎斯語證明斯語有何不分明有何不完全而待後來補出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支蔓上生支蔓葛藤上添葛藤乎足下何呂信孔孟乃不如信程朱之竺也若謂聖賢出沒時節不同說法不昇不微有損益此大非也孔子一生只是好古敏求只是述而不作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時地相縣而今攷其言句如鉤鎖如貫珠無有或出或入者十方三世佛時相去呂微塵點劫論地相去動呂

億萬刹論而同說四諦同說十二因緣同說四念六度八正道三十七助道品無有或出或入者足下其愼息焉我輩俱老大豈可尙拖泥帶水不發正信乎傳中諸評語其精實透達者唯有隨喜贊歎信受奉行而已其所不安者竊出愚慮一一條上至亏此篇則萬不昇已造此口業非好辯也

與彭允初

發前札四五日昇十月十五日書詩文一卷讀之大樂四兄自後當昇大自杜矣無怠無怠承示近日功夫云一念上用功侶也又云提起時便有放下時便無昇意境界苦不能相續卻仍是不知本總杜前塵景事上弄精神逞伎倆所召有此起倒既知一念說甚提起放下既知一念說甚用力說甚

續自日月燈明佛至今盡未來際本光瑞如斯何曾刹那許
斷要煩大德續說一續字已是斷後寢語何況說能不能發
憤亦非作而致其情之謂也無已尚之能無憤乎無已尚之
斗然覲面能無樂乎如此則開眼總是佛事做文字豈害道
乎當知一念當知憤樂都是名言到家人隨意杜撰引誘後
人絕不可又向無景樹上尋枝摘葉剪綵爲華也古德有言
要相續也大難此語迷殺天下人倘是本來不續事件要人
爲接續縱使用盡神聖工巧終有續迹有續迹終有解散之
期安昇謂之一念乎其實一念亦是名言是故要相續必不
能相續認奴作郎空其難也昇意境界只是心粗耳至道無
難惟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豪釐有差天地縣隔此節

銘文錯下注脚者不少會昇擇乎中庸方明惟嫌棟擇會昇
昇一善然後明白一念是甚不可艸艸勤念佛自有醒時也
不要發急也不要不發急常寄書常商量極妥極穩勉旃不
次

與彭允初二

戊戌正月八日昇去歲十一月廿八日及臘月十四日書讀
之歡喜又讀所示文數篇又歡喜也 聖德詩敘所召必加
刪易者竊謂爲文當令事辭相稱隆墀之崇麗平林長川一
水一石之閒曠真樸不相妨也至亏不倫則病矣皇矣生民
清廟不惟不同亏鴟鴞東山并與關雎葛覃七月之詩其閒
侈弇抗墜之致亦未嘗偶同焉蓋文兒之殊殊亏情情也者

百千萬變而不可爲典要者也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且
吾兄身杜山林而發奮有此題有此文弟固現杜逐隊求舉
者生平有甚慕樂子雲孟堅而頗自病力與之角而終未能
至亦其情也四兄何譏乎爾所論別具體裁弟又不謂然六
經以後之文其卓犖成章者都有原本大概吾兄治文多半
亏韻味風神簡括疏樸中求古人此域亏氣體而未能縱心
求文字生起之由昇古人屬文之法盡文章條理之變故亏
小學三家視同兒戲經世大典總算繁文已斯爲瀟灑餘閒
借已消遣可矣若欲主張文事登仕者之堂則惑之甚者也
弟年已老大羈身塵網不知脫期往讀藝嚴賢首品至雅思
淵才文中王爲之神醉婁月偶爾把筆七字炳相殊妙願生

生世世成就文字圓通如我所證文字第一亏微塵世界
文字三昧作諸微妙希有佛事願多世界昇我文字目見耳
聞鼻嗅口誦身觸意念頓靜六根頓靜六塵頓轉六識作大
圓鏡不靜世界應念化成大光明海國中衆生成就忠孝純
一上善
文字生身
文字開功德池
文字作諸巧妙蓮
華
文字作衣佩冠帶
文字幻化諸般莊嚴樓閣
文字
爲食飲
文字爲寶臺本國衆生
文字成就六通無量百
千陀羅尼
文字成就深忍
文字游履十方
文字作醫
藥治一切地水火風病貪瞋癡病姪殺盜病令一切病人成
就靜戒成就大定成就正慧此微願也若今生所有粗成章
段數篇殘藁不過所知有限量心推捫所成雖與無知妄作

之冠畧有差等其實風力鼓動拉襍摧燒足愛惜乎哉然就
今者當下一念破之亦自供浮夸臯案而已總不如孤心念
佛之爲要也諸呪近俱停下不免塵勞只尋旨萬聲佛爲定
課其餘無數之持不杜數中愛廬靜課有常則肝氣久如自
平美成杜久莊生斯言萬世學道津梁也故曰爲善無近名
言善積而名成也爲惡無近刑言惡不積不足召戚身也於
穆不已天之所召爲天久也純亦不已文王之所召爲文也
久也故曰不息則久也尋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學知
利行而久者也齎而不流中太而不倚不變塞焉至死不變
困知勉行而久者也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吾夫子
之久也念佛榜樣中土鹵天如斯潑切明著矣何疑焉一心

澌土兼修法藝甚善甚善發菩提心因緣深廣未易言也亏
佛號六時不斷亏法藝千周萬周那時節因緣湊泊時方知
打失布袋再下一言半語自然出格依樣葫蘆且不與嚼舌
緊記緊記弟起初學文大約吕矜心爲因其閒自破進處亦
倡吕矜心爲因四兄可謂洞垣一方矣謂平順閒聲牙竊謂
不然昌黎云文無難易唯其是爾苟通籀書九千文則贅牙
亦平順之等豈有異乎大誥盤庚當時告示之文多士多方
亦近代檄書之列訓詁不明而專吕易爲是可乎一如之奧
險楞嚴之曲邃藝嚴之鴻闊法藝之雄淡金剛之精白彌陀
之淡圓維摩之變威不必同也苟率天下而爲閒情冷韻之
文是率天下而路也且吕閒情冷韻評熙甫熙甫之文元本

尙書出入莊騷馬韓之間而昇宗子曾子固其文若神龍之
戲海尺幅之中雲雨日月水木土石飛故能跨越明代之宋方
元代之虞姚而上接北宋之派牽研窮之然後知熙甫不厯
目間情冷韻爲工然後知熙甫之難至難昇而有其學亏三
代古文非厯涉獵剽割之學其內求亏身心性命之故者亦
確有其自昇自成之數不可苟也自傷老大飄蕪學道學文
都成斲棟榱底曾前實有不可已者十季已來荒廢埽地矣
海內知交若四兄與愛廬尤爲難昇至區區用心所存乃尙
有不相曉者此古人所已徃徃太息流涕亏遇合之際也別
來未嘗與人論文因四兄搔著癢處放筆流離不覺至此四
兄謂之何哉伏唯四兄勤念佛觀法藥少作文省酬應早爲

第輩作大導師不勝瞻企

尊閑居士集卷四終

尊閑居士集

卷四

尊聞居士集卷五

瑞金羅有高著

傳記

外王父鍾先生家傳

先生諱秉用字上銓瑞金人生十六年考六錫公卒持服至
謹母讀父書輒檢卷長號擗踊無算時母老二弟弱家貧斯
薪拾糞自養年十九爲里中童子師端範飭童長老僦之年
二十六補學官弟子第一其明年巡撫馬公檄先生肄業豫
章書院宴試皆第一試弓學使又冀第一自是弟子日進里
輿爲滿先生之教弟子也始必授以朱文公小學書曰是爲
人之規矩載馬人之規矩不修則廢不由則蕩循而趨而欲

成人焉難矣繼呂經繼呂史曰小學通則務治經呂精之治
史呂廣之氣精既廣規矩陳像翼翼嚴嚴率循不爽其寡過
矣乎論經氣曰聖清監百王因明制首四子書義範國典
成至矣士率逢今時不務浴德安雅研聖賢微指幾自尋而
寫諸辭而希詭遇不誠也始不誠呂進其出而仕其有賈心
沒也上何賴焉故先生困躋諸生中三十餘年浩然有呂自
樂也涼涼然守先正之微緒自信不疑屹然而不少變也居
常丹鉛不去手昕而作夜分而息老屋繩牀布衣敗絮歛襟
而兀坐詠歌先王之風淡然忘其耆之將老也過言不出口
過動不設身表之爲九容韞之爲九志終身勉勉未嘗
忘也於戲觀乎此者先生之所養可息矣雍正元年季先生始

舉亏鄉婁赴禮部試不第遂召教授終其身年八十聰明如壯時須髮黝黑光奕奕鑒人日夜讀書不輟鐙下作細小楷字剛健清整不苟其年二月患喘氣東鄉端坐命諸孫誦易亏傍聽之喘爲之損漸平誦聲偶已卽復喘二子請曰大人病矣率親醫藥庶有瘳先生曰聞汝輩誦易聲如服海上方藥固有愈是者邪且吾年八十聽易而身斃焉足矣汝輩其勿復言越十日命移席南鄉坐端坐而卒先生玉色長身莊而蘇人望見者卽畏愛交集農夫牧子負販先生教召孝弟忠信及古人數睦事必盡鄉里伯事不祥者恥召其事聞先生先生歿已十餘年弟子守其意召教者尚十許人其它馴厚樸訥之十多焉先生少時召易應舉晚而竺嗜易著易講

說若干卷又著帽山詩文集若干卷制藝若干卷藏亏家伯
子諱啓憲字允成治班氏范氏書至老學不衰已布衣終叔
子諱啓季字允萬縣學生守先生制藝學教授弟子皆已謹
厚傳

曾孺人傳

曾孺人者寧都人也季二十嬪亏同里太學生王方軸資遣
甚盛歸一月取簪珥雜佩諸美麗服弄藏之布素憺怕躬內
職閨門內外咸宜孺人之賢也先孺人之未歸也聞姑之喪
不憚旁皇嗚咽如不勝其悲者越月父疾作孺人侍藥物食
飲婁月劬憊矣不瘳益亟當是時孺人季十七旦夕孺子嘔
聞古有曰割股喻親者然鼎亏堂持佩刀展股而割之仆地

暈絕孺人外祖母適過焉色然駭趨而扶之搥視左股創擁
孺人而泣股肉墜移時而蘇湧起泣投肉亏鼎孰亨呂進父
啖之廉知其爲股肉也遲飭再三不下命徹去越三日死
之日孺人哭失聲顙觸地瀕亏死者數矣媼族雜然相解諭
亏是會飢鬻枕由寢苦嚴禮呂終喪及孺人歸舅有繼室矣
孺人婉婉左右繼姑賢之繼姑歿再奉繼姑其賢孺人也如
始繼姑之賢孺人也無閒言也而舅之賢孺人也數十有餘
季無閒言也而太學君亏是昇資孺人之賢竺本行贍支屬
孤貧德亏親戚鄉鄰焉孺人子壻零都宋昌圖信士也伯孺
人述略詳矣不具論論其大者

張爾岐傳

張爾岐字稷若濟南濟陽人明諸生也爾岐生丁明之末造
患學者之誦說聖言勦單辭簡棄先民故訓而師諱真儒之
效不著畸士狴生憤嫉鄙薄沒去爲異端遂此卽不反聖緒
曰微民受荼苦且日甚未知厥底亏是作學辦五篇曰辦志
曰辦術曰辦業曰辦成曰辦徵其辦志篇大略曰爲學不正
志而雜學醜博侈聞見雕琢綺語自銜賣鉤釣章服其取亏
古皆其黷貨罔利資挾其資乘貴勢制割政理黔首其不堪
命矣其四篇文不具不能詳也先是有袁氏者采授釋家道
家言附會儒書造功過格大命說唱導後進後進靡然風從
爾岐曰爲離畔經法大惡之徧告其鄙曰是異端曲學毋習
也夫飯一人葍一人周一人泉帛偶然齒牙便利人放從魚

鰕禽鳥蟲螳則自籍之曰吾爲善天地鬼神其且功我而福我是與天地鬼神市欲善不知本陷亏私且僞者也私僞之心積呂希報故飾爲善其濟物幾何希報切報不至將疑而息報至將驕而怠動爲誕耳何命之去也伯太命說辯爾岐早歲工科舉之文好犖幽蹟鉤沈引心孤冥極題事奧際自謂至樂亦呂謂贊獻羔鴈之績盡信竭誠無苟然而已久之其父石首驛丞行素離兵難爾岐創怛甚欲身殉又欲棄家爲道士顧母老而止然遂焚毀諸生業別字曰蒿菴鬱伊屏處不通人事而大覃恩儀禮周官曲臺記易詩春秋作資治通鑑綱目後語呂見志志操堅定履苦節而甘憺怕平中宿究不燿詣益精游泳六藝昇其會通怪慟世俗喪葬聽巫覡

創意崇奢傷教化但後世終論二篇謹俗論一篇文多不載
又浚悼學者樂曰詭辭談中庸傀瑣亂經非法蠹蝕人心不
可曰默化中庸論其略曰中庸之尊亏天下久矣而不卒小
人之竊駕其說曰便利其私踵相接也蓋言中庸而不指名
其的故人各昇就其所便曰爲說愚蓋嘗讀中庸之書而反
覆之矣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其禮之統論約
說與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曰就亏中天下之人質
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術而贊曰坦
易之辭曰究其說亏至浚至大至盡之地所曰堅守禮者之
心而統之一涂也是故始之天命曰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
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勢也極之倫彝典則曰表大業曰斯禮

也帝王之所攷名敎之所貫無或貳也要之明誠曰大本事
曰斯禮也非明無曰通微非誠無曰正隱非曰爲外也由是
愚不肖者知所企而賢智者亦各狀其意而不散求多焉此
中庸之書所曰繼六經而策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第空縣
一至美之稱杜事實之外聽人之擬豈聖賢大言明善止邪
之本意乎難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敎之禮則聖人
之道無曰加亏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昇曰微事者也故其說
不可單聖人之所是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禮反對也易之
失昇書之治亂詩之貞姤春秋之所誅賞皆是矣盡六經之
說而後可曰究禮之說而後可曰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
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昔者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

仁仁不昇禮無呂爲行竝無呂爲存禮之所統不旣全矣乎
吾故斷呂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它
也漢儒取呂記禮昇之矣爾岐同縣邢生者居窮約熱中怨
激作天道難知論呂自悲爾岐傷其意紬其說呂爲天道難
知非天道之難知也是故求天道者之自爲不可知也其視
天若有國之君然曰縣賞罰呂待功臯銖銖而權之寸寸而
度之毋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呂衰君子之心
作小人之氣吾思其說之長也作天道論上下篇其上篇曰
天與人之相及也呂其氣而已播其氣殺呂降命而人物滋
濁駁之搏謂之物清醇之搏謂之人搏之而形謂之質質太
而事起事起而勢成勢成則人巧是昇呂專天之氣用物之

精相感相取相愛相攻相薄相摩相歎相歛相蕩相轉日新
其變曰究其勢而不自知其至也聖人疏觀其勢知其衰興
波之數百季之前應之數百季之後若刻符券人曰爲聖人
之亏天道如是其曉白也而攷其大言不迺曰憲迪吉從逆
凶福善禍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其曲折參差或亭
或回或達之勢不能爲人析言也而世之人不能通知聖人
不能析言之微冒輒成訓曰衡古今禍福之數見其不應憤
而辭之遂曰爲無天道亦固矣且古今僣善不善之較最著
者無如周秦曰周歷八百秦亡二世爲天道又卽曰周八百
而威方秦秦祖孫繼惡而卒威周爲無天道不知周之八百
周之善氣足曰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聖聖繼善曰勢而被之

八百也其凶也善氣盡勢殺善氣盡勢殺則凶焉豈不宐也秦之威周也秦縱其滔天之惡曰乘殺勢周之殺勢逢滔天之惡其能固與二世而惡之氣究惡之勢至亏不可益惡之勢至亏不可益則人之怨怒之勢乘之而全而世之人悖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猶之曰自然已爾勢之所必至而卒至氣之所必至而卒至安昇不曰天道也難者曰國之興替是則然若夫季命之永促子孫之蕃子盛衰无妄之禍无妄之福或類至或至不曰類此其勢安出與曰天之生人猶父母之生子也氣至則生矣人之昇是氣而凝之則曰命其昇之也若器受物狹則受少宏則受多永促定亏有生之初逮期而盡天之不可如何也至其子孫則天之氣與其父母之氣

相爲多少也父母而賢而氣適少天不能曰多與也父母而
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昇蕃焉適其清昇賢焉且昇福貴焉
氣之所乘之勢如此也爲善爲惡人見之氣之多寡人不見
之矣觀所見疑所不見不固與然則惡人之子孫逢吉者蓋
希矣是非天之抑制之已然與曰不善人之不足曰召善也
猶濁律之不能爲清聲也其用天之氣如烈火化物費者實
甚將其身之不康子孫逢吉又安可幾也而至衰亂之際則
反天之氣倍且而鄉莫若羣汲之井清者不給其時之人道
不立又曰曰其昏戾姪僻之氣擾汨殺譌之結爲客氣爲彗
孛飛流爲震爲霾爲水旱爲疾疫蝗螟眩害人物天之常然
之性鬱而不通惡者騰客氣而游相輔而恣其時所爲禁奸

防民之具適足已制善人賢人君子惴惴然比彙求自善潔身而止無由張布聖人經法破沒陰邪則富厚榮利殖子孫博碩滋衍不惡者之歸孰歸哉至其勢之極不可益則天之常然之性亏是復伸善與惡受消息焉氣之所至曲折之勢如斯也是亦從乎國之興替爲興替者也無可疑也曰善惡之氣之行已勢有如是惡者其知所恃矣曰否善惡之事不一身止也是且被之人不一人止也是且被之人人被已善而不喜被已惡而不怒人情乎勢也者積已之善惡而成之者也積人人之喜怒而成之者也善惡之勢成人喜人怒之勢亦成勢成而惡者自防之勢皆怒者可藉之勢也其不已此事應已它事應不已此時應已它時應需其成耳故善之

勢失受制于惡惡之勢成終制于善善可使極惡不可使極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勢既成之說也奈之何可不一于善也是故古之善人嚴忍慮摧嗜欲曰杜費放畧失慎言動曰利用親君子附衆人曰增烈正基緒教子孫曰永世勳而畧吉人曰爲天之報善人者如是也不知善人之積曰自全者如是也人之求天道者則積不至其分而責其應積不至其分而責其應是朝播種而夕詣穫際隕霜之時而求嘉禾也不可畧矣然則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易曰言行君子所勳天地論語曰獲辜于天無所禱之數說者非天之衡人至切之說與曰非其裏也人之不可絕于天也猶艸木不可絕于地也根莖不屬非地故奔

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末杜人其本杜天振其末卽
動其本爲善爲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常然之性則
自爲竭絕之道也夫子所云動天所云獲辜言人與天之已
氣相屬也故善惡之自諭者吾達夫天之實也人與人同繫
亏天善惡之被亏人者吾與人相連而達夫天之實也至亏
善惡旣形積而成勢勢之旣成禍福歸之則皆善惡者之自
致如此耳然其積之未至勢之未成亦必有受損受益者矣
小益而人不及見小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
恆有人之所已終疑天道也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曰伯夷
之賢賢亏餓比干之仁仁亏死惜伯夷比干而已餓與死者
疑天道是惜其賢與仁也伯夷而干鍾比干而苟存何爲惜

之矣因勢曰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道者之
與亏惡也其下篇大略曰爲曰大道爲必不可知者彼其初
固未始不妄意其可知者也曰爲可知而責之責之不應曰
爲不可知而因之責慈亏父必無孝子責禮亏君必無忠臣
責福應亏天道必無良士責天之過竺者責己之過薄者也
其心曰我之所爲已是矣無非矢天之列我何等也豔人之
鼻之曰彼何長亏我而鼻之我何不遽鼻也亏人之矢之曰
是亏法空失身履憂患焉則又訝其何曰竝及也有一鼻則
曰天道有一矢則曰無天道百率之內不能有鼻而無矢故
疑爲有疑爲無反覆不能自浹也又曰天道終古予君子而
世人終古疑天道則何也曰故分不可鼻而明也雖有上智

必不能知天所予之故分矣後之子之不昇而知也奪之不
昇而知也而或予或奪必有不如其故分者可曰意波也其
卒歸于居易俟命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交曰自威而曰
日用飲食爲奉天達天之實其言穿洞理要切潑解人心邀
牽迷繆虛妄之結使循亏正反求諸身復人道之常其亏天
人之際可謂精白矣其居敗屋不修治藜藿塞遂蔬果養
母集其第四人講說三代古文亏母前愉愉如也聲華不出
州里而戶外錯長者履跡是時崑山顧炎武曰博洽名天下
持崖岸不肯假借人人昇偶語爲大率游濟南偶亏官所聞
人談儀禮駐聽之則指畫古宮制朝聘大享表次著位士喪
禮內外男女賓主東面南面哭泣弔問之次東面階登

降送迎之節又說鄉射大射鄉飲酒燕禮歌樂飲饌之算纔
纔數千言條理純貫井辦不闕不慮衡口啗肌而辭固不順
比則大驚問館人曰彼何者館人曰是故鄉里句讀師張生
也厥明炎武戒僮僕肅名刺修古相見禮相與論議甚歡悵
相見晚定交既別去相存問甚殷炎武召爾岐師法程朱好
言性命天人之際致書規勉謂性與天道子貢不昇聞聖門
下學之功惟博學竺志行已有恥二大端而已心性天命方
學者本務無涉焉爾岐復書其略曰伏承德音訓厲諱切爲
惠甚大所諭博學行已二事誠學鵠也爾岐老矣博學已無
及竊願底厲其恥已終餘季耳性天之說孔子固不常言然
與門弟子數復詳說者何一非性天之顯設散著者與誠亏

博學有恥踐履淵密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過者是故滕口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而識後亏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已勞探力索亏旦暮不可也未始不可優柔漸積曰俟開寤如謂亏學者本務初不相涉是將徧窮天下之理而反遺其一身之理知有未至其行果能盡善乎其生平論學大旨如此爾岐幼莊飭廉隅畫然行素難其偶曰是非庸子之儀匹也吾見其器矣聞朱氏子賢委禽焉行素死家中落朱氏婉婉從姑執婦道周謹勤操作曰左衣會雞初鳴則燒鐙淪湯拭爾岐起曰忘先大人之教乎爾岐爲之蹶然起立謝曰不設聖清之設科也有司曰爾岐名宿竄爾岐名試籍中爾岐聞之竊語朱氏曰子

會貧苦卿久矣爍試且有旨報卿朱氏曰嘻君忘先大人堂
上老姑乎妾何故乃苦貧其君實苦貧辭甚厲色甚悲爾岐
謝曰有貴人知予名私辟之未之許也用覘卿之志卿能爾
吾又何憾矣爾岐因是益自閼一意治古文造儀禮鄭註句
讀十卷易說略八卷詩說略五卷老子說略二卷夏小正註
一卷弟子職註一卷蒿菴文集二卷蒿菴閒語二卷濟陽縣
志九卷晚歲好春爍造春爍傳義未成而卒

羅有高曰余過濟南濟南人爲余言張爾岐曉天文推步能
前知異之爲神人及余從益都李生游讀蒿菴文集及其行
事規矩矩有道醇儒也故撮取其論學之要著丐篇

淇縣典史汪君家傳

君諱楷字皆木又字南有其族別自徽州婺源先世凡再遷而著籍紹興之蕭山君始慕儒術學于翰林蔣拭之家貧苦養因而治刑名釐殺辨贖上下比服輕重條理委曲綜會孰貫矣念折獄之難思疏粗錯繆虧仁輟不肖已試更廢居而事賈已而爲典史衛輝淇縣視獄囚喟曰是亦學者求仁之地也舉吾職而已既居其位復傲然存不屑之心標置高雅頽放已太異與詭隨闕茸等耳君子素位之道果若是乎哉亏是覈囚米嚴禁獄卒私掠囚械器刑具不載亏令者斲棄之病囚醫藥必選擇按驗乃進用拊循開覺若母若師日有常不忌歲沓狀急視囚外手書嗟哦泊如也不妄受辭訴無襍謁縣符下有所籍訊從容究學未嘗輕杖人嘗曰倘受

杖者緣此塊怛哉其生吾能不疚亏志乎杜淇凡八季自親
老引疾歸未幾客廣州卒亏廣州

論曰有高與君之子輝祖友善尋徧觀雙節堂贈言至君處
驕弟咨嚶忖度歎爲難能君杜官君之弟亏家常嗜酒縱博
破君所置產負責不訾君歸默不問且爲償所負曰吾父母
之少子也獨竭力辦養葬以旅亏物物二十餘季矣淇之人
尙有述君仁恕之施流涕者君之論素位率常德厲官箴宜
其能感人至是然而如是焉止矣惜哉

蕭山汪氏兩節婦傳

蕭山汪楷娶方氏無子貳徐氏焉生輝祖而方氏劬繼室以
王氏王氏歸五季楷卒南海當是時楷有母季七十輝祖生

十季王氏年二十八徐氏年二十九族屬凋敝楷弟模盡室
自行資產落責負者踵接繼出王氏徐氏持輝祖向楷
母而哭楷母哭輝祖哭王氏徐氏益痛瞽不知所爲徃徃忘
食事有閒王氏念曰姑老矣孤弱持徐氏而謂曰嚙夫婦勉
之無然從夫子死命也從夫子死而使姑無賴養而使老姑
不目天年終而夫子憾無終窮也淫氏三世遺孤一人焉其
永命焉其才焉吾夫子將釋憾亏吾兩人淫氏之先將釋憾
亏吾兩人非然而吾兩人合者死而何辭目見夫子也且目
何辭見淫氏之先徐氏曰其然妾無知妾乃今日聞知也亏
是王氏則屏賣其嫁時衣飾目償宿負勤鍼紉紡績織作用
資朝夕需而徐氏兼親井竈米鹽濯浣澣濯雜總一心合志

整肅門內外嚴齋中施釁亏淫氏者日斂戢鄉鄰更感動咨
嚙相與矜慕焉及輝祖少長服兩母氏訓力學爲名諸生久
之舉亏鄉

羅有高曰輝祖舉亏鄉之明季是爲祝黎赤奮若之歲予至
京師餘姚邵二雲爲予言淫孝子輝祖事未嘗不正襟沈吟
太息也及予昇見淫孝子輒絮絮述其兩母孺人貞苦節植
淫氏禩屯難中反復不厭求爲兩母立傳且曰吾無呂事吾
兩母吾私獨季天下能言君子章吾兩母之志呂文畢吾生
焉如此夫二雲數僱淫孝子有呂夫兩孺人甘志辛劬不卽
倉迫死可謂明義知重輕者小雅云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
恐將愆惟予與女嗚呼豈不難哉

楊節婦傳

瑞金楊節婦賴氏者縣文學賴聖休之季女嫁同縣進士楊
亏位之第四子曰其琚季二十而寡無子其琚之疾革也泣
與婦設曰吾與若不能相守矣若善自爲計婦哽咽言有如
不可奈何者我無子從君尔其琚遽曰惡吾兩老人季就衰
我死若殉重傷堂上兩老人斷不可若季自抑忽大義奉兩
老人終天季且季爲我置後吾瞑矣節婦大慟頭搶地劉家
人持之已而蘇叩天大號復蠲如是者婁姑劉孺人泣謂曰
若不念吾乃竟不念死者言死者言昨日尔忘之且不祥若
卒記之節婦寤久之瞿然曰唏姑言然姑言然情迫神竟去
體肝膽裂誠不知忖度聞大人言視聽反覺有天日世界復

嗚曰天乎吾夫焉往乎去幾日矣鄰里嫗俚婦襍言曰某日
敝某日七某日且二七十餘日矣吾輩迭扶持出入竈下煮
湯蒔候視孀子亦十餘晝夜矣老夫人馮棺哭子入閨哭媳
兩目腫眠食日殺減愈顛顛矣節婦涕滿頰泗交頤湧起徧
拜諸賓曰嗟吾何殷吾何殷吾今知勉矣是日也始進粥食
既大祥請亏舅姑已伯氏之子元潼爲後進士故嘗爲縣然
貧甚無財產分諸子節婦守窮約甘之竭嫁時莊奉舅姑餽
餘已食元潼自采野菜味粗糲會之宴如也久之元潼成童
入小學節婦顧而喜俄而元潼患足疾兩鄰攀不皂亏行起
坐食飲便利節婦躬抱持醫治十餘年其方不瘡竟跛節
婦自解曰命也夫何怨爲聘婦娶有日矣而元潼已且疹瘍

孀婦無依然事舅姑日益謹舅姑益交賢之也劉孺人彌留時子婦旋而泣孺人從被池出金耳環一雙目授節婦曰無已報汝已足志汝孝節婦姪昌清者進士高第弟子也師弟相昇耀同里閑過從講學最勤一日昌清過進士而進士倚杖掀白髯方怒節婦盛氣譙責若不可解入視姑冰太閨中禁桌不能發語淚被面昌清愕不殷問故別去它日請開曰姑素謹前者已何昇舉先生也進士愀然太息曰嘻汝姑賢吾曷爲怒之第吾老矣吾死汝姑將益難吾嘗設身處之誠不足存港婦人不服詩書保無變志吾故爲無理之怒已觀之默而引鼻但咎不能奉養予已足爲恨其亏義堅矣吾卽且莫死吾不恨汝姑賢吾曷爲怒之節婦見季五十餘嗣子

未大又無有呂其事上亏 朝者蓋去其琚之死已三十餘季矣

論曰乾隆四十三年昌清會試京師出節婦述悲切求爲太家傳予觀節婦之義備矣易曰甘節亨誠甘之彼其視窮餓死生險夷坦若寒暑晝夜之敘矣能無亨乎坎之象曰維心亨亨者心亨之謂也

阮生傳

阮生者寧波鄞諸生名慶榮字一懷天性靜潔淵穆喜鹵泊道士觀端墨跣趺親內外身世甚白求哲丐倫而怠力其擊也求辦丐物而怠其至殺至墮而竝育竝生也久之瞿然曰吾今而知人之爲天地靈也吾今而知人之爲庶品尊也夫

孝者恆其靈常其尊冒萬物而總慈之不剝亏欲庶幾乎全
受而全歸者古之博大真人哉吾舍金丹吾曷從事焉金丹
者知之至盛者也人之生也目內萬色耳內萬聲舌內五味
鼻內諸臭手足無知矣心使之則持行內東鹵南北高底方
圓工巧肌膚無知矣而內寒燠滑澀疴癢五藏闇矣好則內
食飲輸寫之節其病也藥物順逆無不內也是金丹之散著
百體爲身光明也世人翫其散不反其宗椎完壁而碎之甘
與木偶紙鳶芻狗出沒情僞攻取喜怒哀惡兒戲辟繆之場
呂博亾縮亾羸之利市卽無呂有其尊靈與物儕而不足呂
爲天地靈也是呂瞽理瀆倫爲物靈殘夫尋金丹者匯零壘
衆知而壹之乎太乙者也厥知灼灼若燿燿火有或厯之輒

燒鼓能不節芳欲而不剝可已事親可已永季生既已
自意念其中端緒委折準繩規矩權衡多未悉恩明導良
輔則儋登游武林亂大江溯荆楚襄回龍虎山中所至名山
水皆有詩詩比家居時益富而奇多青霞黃芝之旨覽其詩
知其亏金丹大藥至殷也久之倦而歸恩結廬先人墓傍墓
杜寶巖有亭名寒碧切墓左側已貧故結廬之志不遂則已
寒碧題其堂題其詩文藻曰吾已志終古之慟也歸里後復
徧游四明諸山水至大嵩賞其博奧築小方壺憩而樂之數
月而病作至家瘖不能發聲比化指畫三十二福地之勝促
制道莊有小景屬補伯廬墓狀宛然若蛻云平生工書工畫
蘭癖視愛梅竹化之日所愛梅竹竝枯矮季四十一

羅有高曰生化去之十季予與生同襄弟增榮同客京師交善增榮出述求爲生大家傳予置述別詳問生生平議論釋之昇其條貫微言也烏昇不章又其言可已警予之慢是已詳次之

貞婦屠印姑傳

印姑者姓屠氏寧波鄞縣人其祖父倬官至按察司僉事同縣陸氏有不才子耿章壻印姑贅于屠氏素從惡少季游嗜酒善博蕩其先世資而尙多負諸惡少季錢也諸惡少季廉知姑殊色縱負不問而教令日閨屠氏求別居不能昇則令詭託拜母忌辰挾姑歸歸輒畱許壽者耿章奴耿章嬖之絕寵則授意壽令逼姑因可通諸惡少季姑先後嚴拒卒脫耿

章無如何怒挺繫姑楚毒備至碎裂姑衾衣帷席幽別室室
臨衢壁敗姑時有身矣方冬衣破衾衣席藁諸母諸妯臨窗
爲涕泣耿章恚出歲言抵突小奴取團蕉竊飯姑耿章撻奴
幾斃遂無有殷視姑者閱數日子先亏腹腹腫偃僂坐寒桌
微號而已幽室內十四日耿章反復挑使從已不屈竟死姑
旣死父弱不能報也陸氏族聞憤聚徒繫耿章斂姑縣人觀
者皆僦曰貞婦貞婦皆大哭哭皆失聲正晝斗暗驚廳卷沙
石事杜明天啓中

羅有高曰貞婦死百有餘季貞婦族人屠之蘊爲予述貞婦
事如是竟不能詳其季月甲子矣昔明歸有光氏傳張貞女
與貞婦事絕相類張貞女遇姪姑而貞婦逢醜夫親戚不良

觀閔受侮而卒皎皎立光乎烱陽賢矣乎烏乎上天甚明且
仁何惡艸嘉禾徃徃而同畛也噫

游鱸山記

鱸山水國也天目山人與定湖子約爲汗漫之游不記日月
不阻道里若遺若忘遂經巉巖渡惡谿陸行用屐水行用匏
山行用藤蘿泥行則赤腳歷境億萬最後昇鱸山遂忘反焉
所經異地凡三十餘處與心爲化殆非言所昇而窮也
鱸山之爲峯者二十有四而丈人峯魁岸出雲表踞鱸山之
中頂岐出若髻肩聳背益頎然撫諸峯峭削子特中壻裂有
仄磴僅容半履雲氣周回非大晴霽不能造鱸山之民罕有
至者

由丈人峯南行七八里望之皚然螺髻若磊雪爲積玉崖崖
瞰大澤洪波震蕩其下石激水怒大聲如巨雷舟從駭浪中
躍尾下八層波之底至馬肝麓乃出波攀釣魚磯而登焉游
是山者必潔齊無疵行乃可至否則撞之石舟大碎

積玉崖之陰有洞溪敞曰象牙洞一石倒豕圍二三尺許長
丈餘中曲尾厲岌然揜洞門昌氏之先有旭者遁此習天台
止觀季百餘坐化去其肉軀猶杜也由左脅緣塋徑中捫葛
而登造其頂益奇石筍橫脊如置笏曰萬笏頂

切肪山者明潔與積玉崖竝其一面鏡平可鑑豪髮鱣民云
積玉崖有神女晨出理髮方切肪下故又名鏡山切肪之名
不知昉自何代蓋委曲之士不殷游焉

鹽山之峯有名拳石者杜鹽山直拳耳然凹凸巉竊能自爲異雖自丈人臨之其傲兀之態不殺也於戲若拳石者可目拳可目石

切肪之野曠如也正鹵四五里有山巋然而黑其二面若大柱曰鐵面寨鹽人嘗避兵于此卽其麓斗拔不可仰視側身曲徑行百步有石臺平廣可坐二三百人寨之守望也自石臺及巔皆沿磴蟻行其巔有湖曰洞蛟湖方廣可半畝鹽人云雖甚旱水不竭也自丈人積玉爛久外當鹽山鹵面者鐵面爲最廬舍陂田竹樹自成一邨

由鐵面寨身行七里巖洞閑宋異香郁然著衣經月不散曰冷香塢怪石環拱之塢產素心蘭多麝久坐則寒氣入毛孔

齒戰骨卓盛暑必衣裘乃安游焉天目山人爲賦詩曰六月
嚴寒生之境最宵聞蘭麝蒸穴崖藪香潤苔壁藏府受奇芬
鬱爲衆香國

爛公崖杜鑪之北谿去鐵面寨可十里崖側太谿上石理錯
裂若爛公因以爲號爛公之麓魚艇往來循爛公而漁者趾
錯也予游爛公時見雲氣縷縷從裂罅出帶谿旋繞之境恍
惚與積玉等

鹵入鑪山舟沿鑪水數十里境深宵有蟲焉正晝不見日景
印覲之石森峭若獸踞者曰眠熊蟲鑪之居民數十家而眠
熊蟲曠莽六十里絕無人跡水聲澎湃獸羣哮而游鑪之漁
者樵者及眠熊而止自眠熊蟲入百步有洞深不可測嘗有

黑氣從洞中出則成陰霖或曰毒龍之所潛也

回望峯出瞰熊之巔腹凹折驤首而南顧自瞰熊至爛火六
十里峯悉東走回望峯獨否左凹鬱雲剛風嘯其頂不可登
扇峯杜積玉鐵面之間岸鑪谿之隧下狹上展石理斑爛若
虬螭若枯樹倒臥天繪也

丈人後有石植立殺丈人三之二土人云檜石也察其形若
老人傾仆然頂銳面縐中突下挖侶拱手而袖亟者

鑪水之支右繞出瞰熊岫後宛宛八九里注爲潭大石橫起
旁阜中平廣臨水處竅歷碌然水穿穴竅中出入流水石相
切成音曰彈琴磯也

由積玉東行十里昇異石一曰馬肝紫體而白巔巔齒齒如

鋸牙下體偃蹇其下有圃昌先生隱居杜焉

礪山之陽有名癩石者石何呂癩性情異諸石世人莫能名則癩之矣無癩石不見礪山大無癩石不見礪山奇或曰石常蒸氣觸之者醉七日不醒故癩之

扇峯鐵面之閒砉然中斷兩崖斗絕坦藍橋呂通之方平如削瑩潔可鑑古藤蔭其上盛夏不漏日光

童子峯杜丈人之鹵北丈人偃撫之若負劍辟呬詔之者童子鞠躬肅若承教焉

流雲洞界積玉霹靂之閒洞口微暗側身入沿水行至數十步田園曠美成邨落一澗中分水四時澄肱夾澗取楊數十株多鶯鳴聲下上頗與人狎習土人云洞中無紀日晝黃鶯

鳴田事興產黃精極肥巨高客飼老人小兒巨當梨桌

流雲洞之左有霹靂岫墨萼枕其半若厭之岫力愈怒醜異
蒼剝極深未有測之者土人言昔有蛟蟠之將爲孽震亏雷
殪鱸有病疫者拾岫中黑石煮水去瘳也

釣魚磯杜積玉左脅砥平廣三丈長倍之背積玉下臨羊腸
淵雖甚暑寒不熱凍徃時有水怪啖食人浩吾子者鱸人之
尋道者也比槩絃爲絲餌巨馬肝釣而放諸海鱸人德之藏
其絲亏積玉之崖度殘肝亏淵土人云今之馬肝亦絲其遺
跡也

羊腸澗發原馬肝委蛇行石罅中繞橫玉經方山出獬廌之
背道爛久與鱸水合匯亏藍橋入帶溪焉天目山人詩曰通

都無羊腸鑪山有羊腸都人有羊腸鑪人無羊腸發原馬之
肝委蛇薦之背曲曲達藍橋意與僊靈會靜夜非笙簧依微
送天籟

獬廌潔白柴立骨楞楞傑張蹲後踞前縣齒展胸叩鼻吐
舌出從前足下削入地傍出而居者五六家牛羊雞犬獐藉
不樹圈柵無虎豹豺獺之患土人云往季或暮見山魃嘯而
過出下忽反走而仆久不起覲視之僵矣出之靈異如此
要索登丈人峯絕頂盡諸山之陽山窮水旺不見水端默默
昏昏然安已爲天地之際土人乃云帶谿也

蜂巢當帶谿之鹵遠望如鼈近察之渦注厯碌黝黑實類蜂
房無蜂而產蜜餚色正紅土人云甘露液所成也食之卻百

病耐老子游鑪山見百歲老人十餘輩曰此與然心術不修
正者勉取之徃徃眩而顛亏崖支體太碎類有神物馮焉是
可異也爲賦詩曰去螫曰蜜生挾螫曰蜜死世人樂長季何
不循天理

鷓鴣鳥也鉤喙利吻鑪之山杜蜂巢上者肖之因名曰鷓鴣
石張兩傍若翼耽耽視欲攫蜂巢而啄之獬廌踞其傍開目
瞪視遂伏焉

躡霹靂岫之鹵頂有山矗起曰墨萼山肩負丈人峯尾爛久
而鹵走俛癩石目戲質如玉其文隱秀若灑墨蒼厚而渾然
非臃腫者募岸而穌恥目鐵利鉢人蓋彬彬然鑪山之士峯
也

罇水出丈人峯之半瀑布數千尺縣瀉至其麓汪洋澄淨不知所洩土人云水伏流三十里經流雲洞及洞口而盛道墨萼過癩石獅鷹鵠嘴兩山東之勢益怒衝擊兩崖匯帶谿焉而鑪山諸峯環裹之勢忽中斷偃月磯長僅三四丈廣不及三之一飛接兩崖閒水從上下奔注巨浪澎湃遠望若冰雪而磯上水常不及鄰可揭而涉也

石竹山房記

石之爲德也止其比族叢類巨高博附土載動植產五金阜齊民貨財韞寶玉怪瑋諸奇物光飾典禮天鬼上下賓交之接其畜洩雲雨而靈喻噴日月河海之精通貫帝謂呂時施澤潤下土而不功則止之爲德神哉今夫竹其質近木而直

理虛中而堅表其生也乘雷以萌勇以進才竭乃已老而材
亏人或完或斯或雕宋不形喜怒性若慕石與石居不獸品
儕松柏之間安節而不矜竹之德也石之德近于聖厥象目
其聖人敬止之悃與竹之德近于賢厥象巽震順以動君子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雷之益也夫大學之教始于知止終
于敬止緡蠻之詩聖人勸學之悃也易曰介石不終日貞
吉聖人研幾之哲也穆穆文王其于石德備矣乎衛之武公
法文王而備竹德者矣萊竹之詩曰如切如礪如琢如磨瑟
兮僮兮赫兮喧兮德至此盛矣幾于石矣陳生暉吉請余名
其讀書之室余篆石竹山房以應之既又請其義於是依經
記之士苟志竹而師石釋回增美嚴善過以求止其庶幾矣

乎

玉蘭堂記

余聞妙峯陳君兄弟孝友之美自余友邵君海國久之邵君邀余過妙峯而信宿焉圖史莊秩庭葩靜燭其長者端愿而慈諒子弟文秀而謹恪心樂之信邵君之不虛譽其嫻也陳君同祖兄弟五人長鴻緒次沛緒同尊一君子次煥緒次安緒顯卿君子次宗緒昇宦君子而沛緒出後尊三君先是陳君大父吉祥君內行純竺呂善事父兄聞縣中兄吉人君卒遺一子一孫姣欲別屋居意甚浹均田產錢穀別居之俄而日就困復迎姣與其子孫共居如是者三最後遂呂石塘舊屋畀其兄之孫又漢而自破室亏妙峯伯叔季昌季不永萃

家政亏顯卿君顯卿君老傳長君鴻緒長君既督家亏是反
吉人君之孫同室居婚其子嫁其女曰吉祥君之志也賓祭
之儀斗斛之量權衡之輕重予貸賙恤之式遵吉祥君舊錙
銖尺寸凜凜恩德忘與諸弟相敦唯吉祥君遺教是聽長少
無譌各共靖職業門內肅離近五十季矣蓋邵君與余言者
如此其後余與邵君再過妙峯陳君兄弟請余名其堂余名
之曰玉蘭邵君曰何居乎玉蘭之說也願吾子陳其義而記
之余惟中古多取類常棣紫荆期詡人兄弟夫周公閔二叔
之不咸田氏感荆枯而再合其情悔其志苦其事可爲誠畏
而不必其爲天經地義民行之彝嗚呼此行葦之所預彌絳
之令漳卽彼角弓扶杜葛藟所爲變本加厲也若後世學士

大夫之觀倫祗文亦第牽其陂能平徃能復歌詠誦說令人
念厥既呂慮始豈其誠有樂焉而企慕之也故余創呂王蘭
名陳君之堂余攷小雅笙詩白萼其絃曰孝子之潔白也說
詩者不詳萼狀類余意呂爲樹之亭亭修幹萼表裏通白照
夜若晝江呂南名曰玉蘭者庶幾近之玉呂言其明潔也蘭
呂言其馨香也明潔馨香其呂修亏家也全矣乎不黷亏貨
不賢亏色不豐亏私昵樂隆禮蹈義小大率由所謂表裏通
白照夜若晝者也是孝子不服闇之義也是其翁兄弟之本
也陳君兄弟其足呂象之矣白首愉愉各無不白之衷各無
溺情之舉知明而處當仁廣而恩周措置慎初不抵亏悔子
弟彬彬服繩檢近文章傳曰上下皆有嘉德無違心也所謂

馨香無讒慝也詩曰惟其有之是呂伯之是則比亏玉可也
比亏蘭可也合玉蘭而白華之呂謂吉祥君之孝子順孫亦
可也邵君曰善亏是陳君兄弟相視而喜曰德音也請書之
遂書之屏風

邵元圃先生懿行記

先生名陸字東行自號曰元圃寧波鄞縣人系出宋大儒康
節先生宋之南也其先扈而南宅姚江歷慈谿遷鄞明宣德
初有諱王者歷官至奉直大夫雲南貴州按察司提學僉事
開弟鑄治坊族望亏鄞祖諱某隱德不仕考諱某縣學生皆
曰先生貴贈奉直大夫先生少有遠大之志自曰姿鈍刻苦
如成人家貧膏不繼夜有月就月讀書無月則背文而誦循

環不厭弱冠卽爲里中生祭酒藉呂養益務博觀精取已而
補縣生員弟子日進先生爲學規朝夕程督講三古前史之
載琢磨經訓勸品諡居府城門外聲藝徵逐之習漠不一省
也久之學使長洲彭公察舉優行貢國子監未行有母服服
除入監肄業明季取充學官教習明季補鑲白旗官學生故
多功臣舊家子多異材主者與爲翫虛設勤惰簿朔望上祭
酒司業圖滿三年倖無過而已先生至學設規條如居鄞時
講說不倦諸生訢訢慶尋師別館生相傳慕而歸之先生悉
引進開曉曰大身之道屬文之法不區人人各充其懷呂去
明季舉順天鄉試又二季教習期滿引見呂知縣用比將
謁選會甘肅莊浪縣缺官先生行念曰吾父季踰八十家貧

今奉祿養以娛老人萬一昇莊浪道遠奈之何吾以情陳求
近地而可召告文學君文學君恚曰吾老尚健飯也甫入官
輒恣規擇便利涖官不敬莫甚焉且謂孝乎先生唯唯赴部
選果昇莊浪之官以慕文學君自傷默默也總督吳公前國
子監祭酒雅重先生廉知先生情爲寬語謂曰莊浪瘠距東
浙又遠賢者積心將父良苦卒自節憂勇會好爲之博封典
告養未晚時乾隆二十一年也方事伊犁先生奉文牒辦軍
供維謹而不廢民事二十五季伊犁平罷軍莊浪歲有秣民
大蘇先生卽疏狀陳請歸養吳公曰子之請久矣告養者例
亦昇請封子其行矣明年二月歸文學君猶健勝瞻依晨昏
者十閱月而文學君捐館舍人以爲先生忠孝之感矣旣已

葬除服引 見復爲莊浪莊浪老稚聞而謹扶攜夾車爭先
視顏面爲忤已則走麾手譁笑曰邵父來也是時大吏檄修
築莊浪城先生昇檄則閉閣淡念已爲莊浪貧凋瘵城材無
所出又佑功素不習諳憂之頃之父老數十輩造縣門請白
事僉曰修築城已衛吾民也公興事必不厲吾民且往者公
活我婦子衆矣吾民歌之至今未忘也欲報未有地耳公今
出片紙役吾民誰不踴躍者公毋憂明年二月興功功料
一切依估計給發民益勸趨事益勤遠近丁壯雲集器具不
苛而備竟功未嘗鞭扑呵斥人九閱月而城完驗工者謂可
三十季不啻也吳公出巡視城大喜奇先生才意且遷繁縣
未幾吳公去三十五季先生召病請告委員且至行有日矣

會吳公復來入境聞先生已告病遽語道府曰是循吏也吾方欲倚任呂治奈何聽其去及先生謁吳公而諭畱先生慰藉甚至檄止委員亏涂卽命先生勘隆德縣灾其年十月吳公薨文公總督陝甘十二月部推會理州知州明年三月部文至先生自呂季高四川督桂公又向時受業生當引避呂文上文公是時金川用兵文公止之曰無然屬軍興正賢者效命之時其顧咨往矣八月赴部而文公調四川九月引見十二月抵四川省布政錢公按察顧公皆先生舊上官也喜而相告曰循吏至矣會理不足煩君酉陽改土未久號難治君爲戒徃撫之攝酉陽三年餘弊精竭神牙齒盡脫萑乞休卒不昇請久之四十一季春先生呂事至省治會金川平

大兵振旅而東則大喜且曰吾今昇告矣先生雅與顧公有
同心至是同乞歸先生請事未畢而顧公書先昇上至五月
始遂所請而先生季已七十矣始先生之爲莊浪也自爲箴
言條之昇八十餘事蘭畦歐陽公知蘭州見而善之錄已去
後爲按察河南增列十餘事鏤版印行命曰筮仕要規厯宦
浙江江鹵見僚屬率持是書相進勉先生居官尤能自繩刻
求踐其言杜莊浪念其地確民皆窳其俗好訟信巫其倉儲
不充而旱雹頻乘爲厲憂之其春民上狀借子種先生不許
有謗者不爲動五月縣東南大雨雹先生行視喟曰此發振
時也太具狀報聞狀行忝出子種令翻種其冬孰收糧亦昇
邀豁免民歌之曰雹損吾禾旱魃又那邵父不處旱雹奈何

二十四季甘肅普旱倉儲不敷給先生出位言請撥陝糧協濟誚責隨下不屈當是時也蕉口舌勞心忍儉處分粃糧一萬五千石或振或借或平糶其孤寡客民別捐俸煮鬻召會之所全活不計鄰縣民見莊浪之人無饑餓者越境陳狀求貸紛然相屬先生好謂曰違例也若屬毋妄動姑歸吾當爲若請上官會布政蔣公莅靜先生大馳謁請貸靜粟竟粃貸逾十季再之官歲復大侵分巡道劉公召先生善振荒屬先生條具其事宜還而指畫利病甚白劉公殊其廉明也它屬率委員驗振而莊浪獨否其季秌檄派莊浪民助運陝糧方隆靜會寧先生時杜隆通計隆糧已足靜會則有秦安諸處糧可截濟而陝六盤呂東之糧空可存儲涇州平涼備緩急

之用無事遠疲它屬卒不成災之民墊錢解運又出位上狀
言之迺止是役也它屬民俱昇免陪累不獨莊洵也先後辦
臺馬凡五次農具軍裝駝鞍口袋騾頭各一次未嘗派擾閭
閻而公事不誤最後從澄遠雇送兵車五十五兩至肅州需
費二千二百金始先生與民爲約曰官捐五百金民捐一千
七百合事辦矣是時正己季饑發振例發折色銀而錢價方
騰貴銀一錢換錢七十文先生愀然曰大口月糧斗五升折
銀錢五分若其家需百錢賣斗糧則一口之用糧虛矣吾何
惜此千七百合近領護我官中之數口而不遠爲萬口待哺
者計乎亏是二千二百金者皆自捐不以科諸民先是縣倉
尙餘羨糧二千五百石先生言之上官盡出已振仁廉之誠

上下交信焉莊洩俗少婦死火化有尹氏者媳亡媳之父兄
舅埋之尹氏家病亡者踵相繼咎媳爲厲也訟于庭先生爲
疏告城隍神厲遂絕黃尉家相驚召魁求先生逐治而王台
台莊民家素嚴事二郎神忽爲祟婦女造堂哀請先生顧笑
曰吾非費長房奈何數以鬼事溷我乎請不已復具疏焚之
二氏果靖辦隆德灾宿疫家疫家求先生硃書鈐印縣中堂
疫者皆大起至酉陽客民高氏及丹生患鬼求疏以禱卒平
復莊洩酉陽數旱數祈雨皆大應由是相傳播敬愛俾神明
城中馬生失驢月餘矣一日見有牽驢入城者狙奪之已而
審非己驢也剪驢毛召亂之翌日兩人者牽驢求凌先生視
驢剪處整且新詰曰若竊汝驢必不殷牽驢來至城驢毛若

所剪若何不剪方先生愕吐實謂曰汝故失驢信不汝舉可
還之縣民隆民爭母牛毛類無呂別也放故事問之曰兩家
俱有子牛乎曰有則命呂來使就乳一就不就不就者騁
之不就也謂縣民曰隆民牛若安昂冒之南城外兩石生兄
弟素親睦其子弟皆爲諸生一日呂爭伐公木而隙駕虐辭
呂訟譬說再三不聽先生曰是不必呂理論也情感之當解
令其弟兄諸子相向跪置其事不問問它事有頃兩生喃喃
而語語罷相與泣先生令前語之曰若知悔乎曰愧甚何但
悔也曰木將誰歸曰生兄弟皆不忍有矣將公之曰公之何
所乎曰呂修義學誌生兄弟悔過之誠也曰輒曳之曰願令
子弟共曳之詰朝果曳呂來相親睦如初先生爲人峻急有

胸中氣及庭籥又虛衷委蛇盡事情感發人天性如此莊澹
伐碑載善政唯明顧君佐 本朝胡君賡與先生三碑焉豈

偶然哉及先生之知酉陽也守箴言如治莊澹時州舊有鉛
旺蓋廠初開時官商竝利之已而商散爐戶以數季閒廠員
虧累歷任皆多至二千餘金其帑項季季報銷而季季積欠
不訾先生患之破之例唯運腳一欸可通融彌補而州擅其
利沿習已久先生曰害歸廠員利歸總理吾不爲也顧猝然
更改如前任何殫心苦不能兩善閱舊卷則其初固屬廠員
承辦也先生喜曰可矣援舊卷詳請不允再詳請乃允自是
而任事廠員安然無累也三季中疊奉上官檄派辦夫價運
米津貼諸費公按糧分派張示城鄉又令民自封識投匱書

役催收皆給紙筆飯會費禁勒索每案事畢卽集民銷算毋
設侵冒三屬如之不追呼而民樂輸四十一季春派買運楸
底月米雖止一百五十石而每月津貼須費千五百金先生
曰各屬歉收百姓雖有急公奉上之心無其力矣吾不代爲
請命誤公事竝誤民生均誤也委員領運後卽具狀反覆爲
請上官亦監其誠運兩月而止民昇免貼運費一萬六千五
百兩其應征五分火耗先生念窮民已出夫價實不堪則自
捐輸之不征先生前已作莊洩志略至是復創修酉陽州志
捐俸助成之杜莊洩出私財改建還會堂七楹至州自州城
至濯河壩二百餘里路崎嶇捐俸創修官商勸喜相助者凡
六百萬餘緡三閱月而工竣不擾一民泉孔橋圯久矣縉紳

父老慕義成之爲名曰義橋北街火撫恤備至建火神廟以鎮之獄囚蒸歲病疫先生曰吾德薄不能使空虛媿矣別造外監三閒居之前此皆未之有也秀山改土已四十季無學宮先生特請建造旣畢告會理攝者圖獨昇養廉銀先生爲書請大吏大吏飭而分之又許提庫金以給俾昇早歸里去之日酉陽士民攀戀涕泣斲石鐫德設位而祀先生性切直遇不當意輒義形于色事過卽忘人有善僂不絕口案牘稍暇輒好與佳士論文至夜溪人或諷勸之先生曰徧急吾病勞錄吾命非不知也三任官惡衣菲食不異寒儒一意治民事不通餽問不營聲援先後大吏賞其雅操婁矣欲調以繁遷之秩而先生輒退然以不勝任辭會理之擢同僚有問從

何來者先生曰無保舉無卓異十季之俸未滿卽吾亦不知其故也所昇俸置祖父祀田命二子一姪三分其餘歸里日杜戶治經史作文自娛喜書手未嘗釋卷丐其鄉先生王厚齋黃衷發書治之尤精所著有五經問答十卷四書酌十卷試策典要十卷易經義若干卷雲石軒制義若干卷詩古文集十卷莊浪縣志若干卷政略四卷酉陽州志若干卷政略五卷蓋先生修已從政之概丐斯可攷見矣先生從孫海圖予友也予主其家適先生致政而歸昇奉先生燕語有鍼砭之契昇徧讀所著書因具論其大指作懿行記以應先生令予之誦昔漢龔遂治渤海徵詣行杜文學卒史王先生教爲對曰非臣所及盡陛下神靈威武變化也武帝卽爲長者之

語星浩賜說趙充國歸功兩將軍充國曰吾季老矣豈嫌伐
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曰餘
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誰當復言之者卒曰其意對上
然其計先生修長者行與子言嘗自謂才弱虛縻 朝廷奉
廩不能宣德意成教化上媿古先循良之蹟曰是爲歉而予
竊援引營平之義條次先生莊浪西陽之政甚詳其亏先生
謙抑未遑之情頗不類亦欲天下忠孝男子不曰職位崇卑
所處夷急易其報 國子民之素是則予之所曰記者

故朝議大夫永北知府袁公傳後記

乾隆初有賢大夫袁公鄞人也四十季夏有高將縱游天
台亏剡中逢不若而羈反僑鄞識大夫之令子袁鈞曰是

昇備知大夫修已從政之蹟魁然盛古儒者也前翰林鄭先生炳也辭大夫家傳義法夔美不可梯卽乃別爲記與傳中事語頗互有益損書藏之爲私鏡楷焉而再書一本歸諸鈞

初大夫爲諸生時授經同里生家輒僮婢夜奔就大夫大夫拒之力婢沮而慙則好謂之曰若季自檢我終不告人明日堅設它辭呂去晚季始與恭人說鈞是呂知之大夫旣官刑部贊輒成憲勇丐求人活利害毀譽及一時風氣揣摩避就之端漠不省而憺怕還遜恥翹能丐同官尚書侍郎憚其直倚其練事持平而廉白無呂擠也同官樂其文無害交慕而親敬之老猾胥畏忌若鬼神也本司凡有奏獄論駁大夫主

葉主葉者猶史記屈平傳爲令屬州葉也一司中尋善主葉
卽則一方大小吏不設不慎獄不設上疑獄當部卽一方民
鮮冤抑豪黠民亦不昇邀倖縱脫大夫爲直隸司郎中時直
隸總督呂定州趙如勳獄上先時趙如勳父趙蘇被其同姓
趙簡拳而殪趙簡論抵絞十五季矣至是如勳殺趙宋詣有
司自言報父仇言趙宋實同趙簡毆殺其父而屬趙簡獨承
竟詭免是時如勳季十四弱從兄趙欽錫不平指控趙宋而
呂誣告人論徒及長母婁婁言趙宋切齒如勳痛入骨母老
弟幼自禁耐今母已葬弟能食力矣乃浚設歸死有司當如
勳斬大夫駁之曰該督慮是獄情未昇尚疑遽質擬非詳刑
弼教之本義也此案題結久已十五季案內審明無干之人

而該犯畜謀狙殺口傳報仇其趙宋同毆致死之語僅屬該犯一偏之辭出自其已葬之母之口無別證左承審各官會不察覈該總督亦遂依違奏當意謂乃按本律擬斬輕重適等奚俟淡比不知殺人造意辜杜不赦而爲父報仇情則可原呂不赦之辜傳可原之情使將來殊審倖邀矜恤暴而逸誅何呂懲後且聽其飾詞未覩其真或凶狡姦民而與天性激昂奮不顧身之子混相景冒此間誠僞若不明白所關匪細若該犯供詞屬誠則舊案何妨改正該犯律有本科應從寬典其或舊案並不差謬該犯亦實無它端止因母言痛傷父命銜恨祗金一十五載至母亡弟長內顧失戀搥金堪仇束身歸法此其處心豈可哀憫亦不應與尋常謀殺一例問

擬刑本教理共貫同條豈宜遷就轉致乖疎此案應令該督再行鞫究確鑿具題到日再議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獄再上報仇明白鄭先生爲佗定州趙孝子歌卽其事也予從釣借昇大夫刑部時藁本讀之銖兩釐秩各中其比歎大夫用心精密仁志條言輒頻首自茹謂不可企其後治永北才二季仁施益懋著呂服去官服除起爲廣鹵慶遠府知府將行卒亏京師惜哉永北雲南金沙江外叢山中其民獫狁獯蠹蠢蠢父子夫婦莫辨治田蕪疏呂故貧前使君大都浚瑳之而已大夫曰是非 天子赤子乎吾敢欺吾心自到隴上教之田教之爲灌渠教之爲葢藏入其塾開其塾師入其室廬開其艾壯婦女令曉倫知羞惡煦煦懇懇竟內蒸動若燦昇

淺若厭寐尋寤於乎其爲盛古儒者何疑蓋盛古儒者之學
以不自欺爲本以求仁爲功大夫之能不自坎觀爲諸生時
事可見此其所以能求仁效之亏蒞官故綴聯之爲語首又
聞大夫爲郎中平反口外部落一案所滯蓋五六千人大夫
捐館時鈞幼文書多散脫無從稽而次之而竊歎喟恨大夫
之位與季不稱其施也大夫諱德達字信吾自號近齋卒時
季四十九鈞數敏有器識學于鄭先生嚶嚶三代古文之志
季才二十餘大夫之仁流鴻遠不既驗矣夫

屠文記

文姓屠初名息行更名楠字睿公寧波鄞人其族以科第仕
宦望于鄞至文曾祖父惟澂大父懌忠父孝端三世居隱力

農惟澂父病割股弟病亦割股鄆人傳曰屠孝子懌忠公生
明崇正十四年少從父治田牧循循甚謹比長棖觸世故益
奮弓田田歸則買酒而獨醉不喜接人嘗曰見齷齪子怒從
踵達嚙不可數也終其身弓田若酒公嘗夜被酒寢反覆不
昇成寐著衣起關大門彳亍廊巷閒噫啞叱吒反至門月寫
門門兩師子牙牙蹲搏之悟其石也掀令頃而掌承其跌縱
臂令高臂伸力不屈復掌其一行而旋令相撞擊宿酒頓醒
依位門之執寢去俄而家人傳怪師子東鹵偵乞大力人楊
氏攤而反其舊觀者堵立沸譴公從旁袖手睨笑猝不能忍
掌師子周旋趨蹌如徃月時由是門內門外人始知公負奇
力公從兄尚書父多公材武勸公仕不應并敕其子農文之

生也天下光昌靖治四五十季矣念先世隱德不耀奮起陳
六經貫文擢義勤切辨明黷丙夜休爲常然家正貧念父作
業苦弟又且疾廢則亏家授生徒佐米鹽凌襍日母患胃痛
業師張先生招徃其家學不聽積勞慮形氣耗憊學不肯休
先是丈侍母病二百餘日不解衣卒哀哭血出亏喉至是每
造文暈仆血復閒出丈大母尙杜老矣驚丈形容曷故泣謂
丈若季三十無子歛歔涕滂沱謂丈無勤丈亏是屏書罷生
徒匿坐學內觀病邕已已而弟病竺日調理葯物飲食夜則
同臥起太公曰丈病新好諭止再三丈唯唯而已妹適鎮海
沈氏貧妹壻遠出教授丈贍其家妹病相去十里許日必就
視或夜徃如是一月餘平生見義勇爲仁心而慈竺見人疾

病貧窶內不安百方求其瘉且濟于倫類也尤詳輕薄子習
丈性情乘閒佯狀欺給之輒爲動甚者賣田以應故丈自廢
書貨殖頗節縮尋贏餘比至晚季而耗散殆盡矣季七十三
疾病誠其子之蘊曰吾淺薄不足承祖父曾祖遺我三畝
田吾卽不能守少求仕勇攻經義中道曰疾罷置業償亏汝
而汝又莫予慰也異日者苟尋償告吾墓與王不知吾之有
知乎無知乎詩曰無念爾祖勉之矣自是喉痺日劇不復能
出語遂卒羅有高曰之蘊季三十餘從子游持行确然好古
文述文遺言未嘗不於邑顰蹙也於乎盡之矣心勿忘而已
矣其進亏學也雖孟賁夏育百千輩闕之其遂阻乎哉遂阻
乎哉